

澳洲的文化与自然环境---

启发了几代澳洲陶艺家

萨利 (澳大利亚)

早期的澳洲制陶人的活动受到了澳洲与外界隔绝的制约。艺术与工艺美术协会通过不可或缺的支持与批评对早期澳洲陶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伯纳德·里奇的影响下,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交流和艺术家的流动带来了艺术的多样性,澳洲陶艺家开始采用不同的原材料和技艺来表现宽泛的创意、概念。自然环境,如气候、光照、独特的地质、与土地密不可分的精神文明、区域性的原材料都曾影响了陶艺家的创作。澳洲自然环境的魔力仍然在普遍地影响着澳洲的现代陶艺家。

上世纪初,来澳洲的新移民很欣赏澳洲的植物群和景致。许多陶艺家受到了澳洲大地上独特的植物和动物的影响。陶艺家采用的澳洲图案(如桉树坚果、合金欢树的花朵、考拉和袋鼠)成为了装饰艺术的流行时尚。



莫里克·博依德 (1888-1959) “桉树坚果”和“考拉瓶”

20世纪20年代,采用澳洲图案成为丢失了天真与无邪的艺术家表现怀旧与怀念的爱国情节的重要表现。这导致了对20世纪30年代澳洲土著艺术对联邦运动和影响的探究。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澳洲陶艺家空前规模的出国旅行和交流导致了澳洲陶艺不断地多样性发展。那时伯纳德·里奇对澳洲陶艺家的影响是显著的。此外,50年代发源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芬克艺术(恶臭艺术)运动在60年代登陆了澳洲,陶艺成为了政治的、讽刺的以及社会评论的载体。

玛格丽特·多德可能是当时知名度最高的澳大利亚陶艺家。她以小汽车(尤其是本国的霍顿牌轿车,20世纪澳大利亚的图标)为主。下面这张名为“新娘霍顿”的照片是多德眼里清白无辜的处女新



玛格丽特·多德 “新娘霍顿” 1977 陶和丝绸

娘，身着配有玫瑰花蕾的绸缎婚纱。这是阳刚的澳大利亚图标与娇柔的女性的终极荒唐的联合体。

那时许多澳大利亚艺术家与日本陶人交流密切，互相造访频繁。有趣的是，许多日本艺术家为澳大利亚的文化和自然环境所倾倒以至于在澳大利亚定居下来。他们受到的影响来自极具冲击力的色彩、纹理、动物的声音和古老的岩石。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群体的多样性、艺术家的影响、国际交流和令人惊异的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影响着当时的现代陶艺家。我的这篇文章着重介绍那些受到自然环境影响和启发的艺术家。

西蒙·弗瑞泽一直采用器皿来表现她的创意，她发现这些器皿承载了展现澳洲文明足迹的奇妙的高古创意。在那块永恒的画布上，她用干釉和纹理图层呼唤出大自然的影像，讲述着现代的故事，“从我身边苍翠繁茂的石灰绿到澳大利亚的红土地、大海和太阳”。



西蒙·弗瑞泽，印象系列，2014，干釉



西蒙·弗瑞泽，景致系列1#，2012

对于弗瑞泽，自然景观是永恒的诱惑，是创作的催化剂，是新作品的结合点和依托。她的作品是有抱负的，反映了她的艺术创作与所亲历的自然景观的内在联系。通过对澳大利亚独特的植物群和地形地貌的持续地探索，致力于表现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议题，西蒙·弗瑞泽欣然接受一切新挑战。

皮萍·德莱斯戴尔是澳大利亚技艺最精湛的陶艺家之一。她那些制作精美陶瓷器皿唤起了人们对大自然永恒的、令人激动的感觉，叙述着澳大利亚独有的令人着迷的色彩丰富的景色。



皮萍·德莱斯戴尔，Billabong塔纳米沙漠系列，2011



皮萍·德莱斯戴尔，惊人的湖，塔纳米沙漠系列III，2014

杰弗里·敏查姆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景致特征，创作灵感主要来自工作室临近的气候、季节和农田。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手工制作的陶器和多次烧成的釉面器物，陶器上呈现出自然景致实在的或抽象的感觉。他有时用厚重的纹理暗示灵感的来源地，他的用色从深铜绿、锈红、乳霜色以及用作对比的黑色块。



杰弗里·敏查姆， 海岸线，2009



杰弗里·敏查姆，眼中的海，2011

格雷格·戴利的创作灵感来自他家和工作室附近的景色。“我看到了薄雾后面的光亮、雨云、日出日落、尘土、晚霞的余晖、大地和天空。这些让我在20年后再次沉浸在彩虹釉的探索中。”戴利相信光彩虹釉的协同作用创造出惊人的色彩和美妙的乐章。当你观察他的作品时会发现彩虹釉的色彩和亮度随着入射光角度的不同而变化。不同的光线也会带来釉面色彩和色调的显著变化。不同的釉料，不同的烧成工艺形成了映射周边环境的变幻的彩虹。



格雷格·戴利



格雷格·戴利

桑德拉·布莱克专注于源自于有机物，尤其是花草和树木的造型和表面修饰，既表现生态的脆弱又表现植物的适应力。她也用光线，包括内置光源和贯穿光线来探究透光性、亮度和反光的效果。



桑德拉·布莱克



桑德拉·布莱克

在多雪的山坡下的农场度过了童年的梅林·埃森与土地有很强的亲和力。然而近期对广漠大地的探究给她的创作带来了更多有机元素。“我的兴趣仍然是人类与自然的碰撞。所有的劳教农场都堆了很多废弃的水槽、机器零件和一些说不准哪天会派上用场的奇怪物件，所以当我走进福乐斯干旱区时感觉那里的环境似曾相识。我被农场主农舍后面，干涸的河床上缠绕在树干上的扭曲的金属水槽深深地吸引住了。它暗示着自然的力量。”



此外，我自己的作品也受到了大地的影响。我在海边长大，向往大海和海洋生物，大海和海洋生物渗透进了我的作品。我还经常用线条表现古树的年轮。我迷恋历史，用增长的年轮来表现澳大利亚环境的历史。我的作品探讨的也是关于特性的理念以及我们是如何掩饰我们的部分特性，不将完整真实的我们展现出来。



萨利·沃克， 年轮系列， 瓷， 2014